公羊義疏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三年盡五年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疏】杜云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水經注汝水逕平輿縣故城南舊沈國也一統志平輿故城在汝甯府汝陽東南六十里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注】据原仲也【疏】注据原仲也○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不見原仲卒文故据以難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尹氏卒日

此不日者在期外也名者卒從正

（疏）注王子至服也○穀梁傳王子虎卒叔服也○注新爲至禮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通義云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故有赴弔之禮而春秋以其恩錄之也按隱三年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晉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降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彼爲爲晉主故爲恩降王者此爲會葬恩隆於親親尤當加報之也○注尹氏至外也○隱三年尹氏卒書辛卯是也注云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彼尹氏卒在天王崩之年其恩近故日此會葬已三年在期外其恩殺故不日也通義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蓋以位之尊卑爲差孰尊孰卑亦無所考孔氏以意言耳○注名者卒從正○隱八年蔡侯考父卒傳云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此亦從君臣之正言之故曰卒從正也以對葬從主人皆從臣子辭言公也按此又決尹氏爲譏世卿故不名也又明上會葬書字爲下大夫書字常辭不稱王爲不以親疏錄也

秦人伐晉

（疏）沈氏欽韓云此惡秦也按左傳此伐晉爲秦伯此書人知爲貶爵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疏】通義云公羊前後經皆螽作蝝按此蓋涉左穀而誤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注】以先言雨也墜隋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尤酷【疏】釋文墜作隊唐石經隊字後加土左傳亦云隊而死也○注以先言雨也○舊疏云正以先言雨後言螽則知死而墜者也螽先見若雨繼而視之則螽故知死而隊也如僖十六年書先霣後石同左傳隊而死也○注墜隋地○穀梁疏引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於地蓋參傳與緯文非此傳有異本也廣雅釋詁墜隤也亦作隊荀子禮論人禱而隊注隊隤也亦作隧淮南說林訓有射而隧注隧隤也爾雅釋詁隊落也落亦墜也隊正字墜俗也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隊○注不言至尤酷○舊疏云欲道莊七年星霣如雨者本從天來又不及地如雨不酷故云如雨此則初從地上而還至地故不言如言其眞似雨也繁露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疑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霣螽墜謂之雨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注】蟊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疏】穀梁傳曰茨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疏引徐邈云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又引何君廢疾云蟊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違按云云即何氏下注語也與讖違謂與考異鄭違也鄭君云穀梁亦以朱薄德後將有禍故蟊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劉氏中何日穀梁不傳三統之例營猶贊之無相夜之無燭矣鄭君文之奚益哉按春秋通三統以立義故於傳十六年及此皆爲王者之後記異於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火見新周亦從爲王者後見災也明王者之後法度所存令而災異見故重而錄之也○注蟊猶衆也○事文類衆引春秋佐助期云蟊之言蟲赤頭黑身兩翼而行陰中陽也蟊之爲言衆纍算也說文䖵部蟊或从虫衆聲作蝝亦音義相兼也故知公羊本當作螺故何氏如此解○注衆死至之象○校助記云何煌云穀梁疏引無衆字按無者非也又引何煌云羣上穀梁疏有象宋二字乃疏家以意改也按穀梁疏所引係何氏廢疾

語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螽飛反墜事文類聚引漢含孶云蝗起乎貪螽者飛而中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觀象玩占引傳曰人君暴虐不親骨肉而親他人故螽蔽天而墜其國兵災並起所取災應皆與此大同小異○注是後至云爾○校勘記云鄂本空作處此誤又云鄂本出改猶五行志中之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遇賊陰墜而死也經義雜記云穀梁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此即所謂上下皆合言甚也曰雨墜著於上也曰于宋見於下也上下合言見螽之多故爲災甚楊疏引鄭元云墜地而死與董劉義合公羊何氏本董仲舒注杜云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而歎告故書與劉子駿率遇賊陰而死之說爲合拔大臣相殺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又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司城驚逃下八年宋司城來奔是也子哀奔亡下十四年宋子哀來奔是也三世內娶見僖二十五年下七十八年傳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是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巳月之二十三日拔盟不地亦爲公就于晉也

晉陽處父率師伐楚救江〔疏〕左氏傳作伐楚以救江以衍字此傳云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若有以字傳家應爲以字作傳解不必如爾矣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注〕據兩之當先言救也非兩之當重出處父也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遂例知後言救江起伐楚意故問之〔疏〕注據兩至救也○舊疏云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必知先言救者正以江近楚遠故也○注非兩至父也○舊疏云即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傳云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是也○注生事當言遂○舊疏云即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是也○注三者至問之○謂三者之例皆不合也兩之而實非兩之伐楚即以救江亦不須言遂不言救江又無以起伐楚意知經無以字愈明

爲諼也〔注〕諼詐〔疏〕注諼詐○公羊問答曰注諼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諼詐也漢書息夫躬傳廣造詐諼之策按師古彼注云諼詐辭也衞風淇奧篇傳訓諼忘者蓋憲之叚借也廣雅釋詁諼欺也漢書王吉傳反接詐諼之辭注諼詐言也藝文志云尙詐諼而棄其信

其爲諼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救人之道當指其

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疏】注救人至云爾○穀梁傳伐楚所以救江也注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淮南說林訓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注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蓋不直言救江而先伐楚兵士但知悠任伐楚爾而實爲救江是爲抉詐諼而懷詭譎先功利而後仁義非文王之所以爲師也通義曰將而尊稱將卑稱人因辨之義例然外大夫稱名氏率師實至此始見可見春秋之初征伐自諸侯出小事則遣微者苟實動大衆君必親將文宣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貴卿率師始接踵矣此世變升降之端也○注自古至不立○論語顏淵篇文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鄭注云民無信不立言民所最急者信也皇疏李充曰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舍生取義孟軻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不死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已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拔左傳僖二十五年云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又二十七年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是卽無信不立義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注據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書時者蓋以取於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注據不至稱女○舊疏云決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經也略之也注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其文故爲略疏注稱婦至爲略○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爲已至故稱婦明有姑今逆時卽稱婦是逆與至其文矣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今直言婦姜故爲略解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注賤非所以奉宗廟故略之不書逆者主名卑不爲錄使也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稱女者方以婦姜見與至其文重至也不稱夫人爲致文者賤不可奉宗廟也不

言氏者本當稱女女者父母辭君子不奪人之親故使從父母辭不言氏

〔疏〕孟子告子下有高子曰注高子齊人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論詩後論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稱曰叟然則高子子夏弟子傳詩或兼傳春秋與公羊高同師故得進其語也〇注賤非至略之〇繁露玉杯云娶于大夫以卑宗廟穀梁疏引徐邈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〇注不書至使也〇通義云不書逆人者君不行使乎大夫絕正其義也穀梁以爲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注非責〇注不言至國也〇通義云不言齊如明非齊侯女得言于齊者大夫繫國也不言于齊某大夫氏者言婦姜則其氏已見若然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亦大夫得言如陳者彼注云不言如陳嫌不辟國事實私行也〇注不稱至至也〇明不言逆女于齊義也欲起逆至同文爲略故也〇注不稱至廟也〇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道義云不稱夫人不稱氏皆略之之辭〇注不言至言氏〇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本當稱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是也在父母國之稱也故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不言氏也此爲欲與至其文示略故去其女稱猶不得稱

氏以張君子不尊人親義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衞侯使甯俞來聘（疏）舊疏云正本作速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速是也經義雜記云賈氏所據公羊作甯速即徐所謂正本也後人依左穀改之釋文甯俞音餘已同今本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疏）包氏愼言云冬十一月書壬寅月之朔日按於厤爲二日風氏據左傳爲須句女太昊氏後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

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

家加飯以稻米 疏 杜云含口實說文作琀周禮太宰職大喪贊飯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注孝子至其口○禮記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崩薨篇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釋名釋喪制云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注天子至稻米○此道春秋制明不與三王同也舊疏云天子至以貝皆春秋說文檀弓疏引碧作璧白虎通崩薨云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碧士以貝也雜記疏引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則飯含不同天子皆用玉各家所記或夏殷禮禮稱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公羊問荅云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含者執璧將命而收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春秋緯文按珠玉碧貝所施各殊則碧宜同類急就篇璧碧珠璣玫瑰甕師古注碧縹玉也文選子虛賦注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以碧爲玉類山海經東山經篇耿山多水碧文選江賦水碧潛琘周書王會解王元穠碧基十二則碧當從說文爲石之美者與禮士

喪禮云三實于笲稻米一豆實于筐是文家加以稻米也故荀子禮論云飯以生稻楊注生稻米也是也士蓋以貝檀弓之飯用米貝据士言也天子當以玉典瑞所共是也而典瑞疏又云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不知何代制雜記又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似皆用貝故鄭以爲夏時禮也通義云雜記不合周禮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為二事士喪禮飯用米貝更無含物亦不見賓客歸含之節容大夫以上乃得含且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于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何若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義或然也

其言歸含且賵何〔注〕据宰咺歸兩賵不言且也連賵何之者嫌據賵言歸〔疏〕注据宰至且也○解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兩賵不言且也○注連賵至言歸○舊疏云若傳直言其言且何則嫌責此賵事亦當言歸故連言賵以辨嫌按若但問且則似止責其兼不當含之義不見故連含賵問之也

兼之兼之非禮也〔注〕且兼辭以言且知識兼之也含言歸者時主持含來也去天者含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不

從含賵言來者本不當含也主書者從含也〔疏〕注且兼至之也○各本譏作幾依鄂本正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左疏引賈服云含賵當異人今一人兼兩使故書且以兼譏之通義云禮上客弔含上介致賵今榮叔以正使兼之故譏也按詩陳風東門之枌釋文且苟且也兼之則苟且矣故爲譏文孔疏駁賈服云禮雜記諸侯相弔之禮含襚賵臨同日而畢與介代有事焉不言遣異使也諸侯相於則雖遺一使而責天子於諸侯必當異人禮何所出而非貴王也春秋之世吉凶賀弔罕能如禮王之崩葬賵多不行質之有毀消能盡至全無所譏不含又無貶責既含月賻便貴兼之不可是禮備不可是禮備不如不備行禮不如不行豈有如此之理哉左傳舉來含且賵會葬二事乃云禮也則二事俱是得譏無譏兼之之意也按雜記歷記弔者含者襚者又云上介賵明非一人春秋時不能備禮者甚多孔子作春秋係垂法之書故据禮以譏非禮非專爲榮叔責也○注含言至來也○正以榮叔正使專爲歸含來又兼副使行賵事故言且也○注去天至義也○左氏以爲禮彼疏引何君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

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譏禮非
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劉氏逢祿評曰諸侯含士
則可天子含諸侯妾母則不可士聘妾不聘責賤各殊也按
含者孝子爲不忍其親之虛其口緣生以事死檀弓云不以
食道用美爲爾雜記所陳乃諸侯相於諸侯所以得含者諸
侯敵體有兄弟之義故於其親喪宜如于賵成二年左傳云
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是也天子則諸侯之
君父故不得行含禮舊疏云含者太宰掌之故亦非周禮太
宰賵無其諸侯含王之文即有其事亦是奉天子之命不得
以爲臣子賵也何注所謂臣子賵者自謂本國臣子賵當含
臣天子失尊故去王以張義通義用胡康侯之說以天子含
賵妾媵爲王法廢人倫亂又謂仲子之賵其使不過宰七況
桓母本貴至是僖公之母直以妾媵譏然匹嫡而天子再遺
其上大夫來又賵者卑事亦使貴使親之失正其矣故賵仲
于言天王賵成風則不言大王然公羊之義母以子貴婦人
以生于爲榮正即由此若謂天子不宜加禮妾母則仲子亦
不宜幽豈得以貴賤之分即有稱王與稱夫王之殊與○注
不從至含也○傳疏云含者殯前之禮適始行之故知晚然
則宜言來以見晚而不言來者止以本不當含備得貴其晚
乎通義云不言來者及事之辭也既殯乃含得爲及事者越
境通使理不得殯前必至故雜記曰含者坐委于殯來南隔
有墓席既葬蒲席言道者既殯而至遠者既葬而至可也按

孔義亦通穀梁以爲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注引何君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以含故不言以讓之是鄭意亦以讓含爲晚以穀梁傳云賵以早而含以晚也惟解書來之義與公羊殊闕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京師去質千里即不三月而含襚固不及事矣二王之禮以意約之按鄭箴膏肓釋廢疾皆詳載天子於二王後及諸侯及小君及諸侯臣之禮當必有据不得謂其以意約之惟含在殯前斷無責晚之理故范氏注云國有遠近皆令及事理不通也是不以彼傳責晚爲然范又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禮按雜記所言諸侯相於之禮天子理亦宜然惟天子不宜含諸侯耳楊疏引舊解以爲諸侯及夫人於天子生有朝覲之好有疾則當告于天子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撫則止故未殯以來足以及事今歸含太晚歸賵太早故譏之諸侯相於有疾不必相告比殯以來道遠者容或不至故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按此說謬甚諸侯有疾卽告天子能卽遣人致含襚以待乎如魯周相距千里而責其殯前歸含豈非夢

夢○注主書者從含也○舊疏云春秋主書此事者正欲譏其含而并責言且賵者因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辛亥月之十二日按當十三日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注〉風氏也任宿顓臾之姓〈疏〉左傳閔二年成風問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云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禮記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云妾先君所不服者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按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禮也按昭公母齊歸何氏以爲襄公嫡母孔氏所据左氏說也正義又引左經異義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

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按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駮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駮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物然非禮也又喪服疏向來經傳所云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庶子承後爲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按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得伸故鄭云伸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今按天子諸侯之禮同與大夫士各異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大功父沒則齊衰三年爲父後者緦士之庶子父在爲母期惟不禪耳父沒亦齊衰三年爲父後者亦緦自天子至士一也孔疏以曾子問天子練冠燕居爲異代之法較賈疏分別君母在否因有練冠居與緦之異者其說爲允蓋庶子止爲父厭不厭於嫡母也晉書禮志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

江彪啟先王制禮慮在緦服詔欲降期彪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儀禮所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此江彪所據之禮也但儀禮指大夫士而言非上同於天子今太妃雖帝之妾母然自春秋以降支庶爲天子者皆尊其所生如嫡則制服三年其來舊矣按儀禮緦麻章所云實兼天子諸侯言惟春秋無譏妾母爲夫人文則母以子貴王侯得申尊於所親或者春秋之制不與周禮同與餘詳隱元年疏○注風氏至之姓○左傳僖二十一年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此不及須句蓋不以成風爲須句女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此失喪禮也（疏）穀梁經作毛伯彼疏云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云毛伯疑誤也經義雜記云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傳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按詩周南召南譜云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別於東都受采存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今爲召州是也○注去天[illegible]也○何意以

歸含以尊及卑失禮此會葬又不及事是比失禮故去天也劉氏解詁箋云禮君于士有作中之賜祀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賵妾母當文見譏不假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宰咺來歸賵傳亦云不及事未貶去天也穀梁子傳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命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謂桓無正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於無王之人皆逆天道故莊元年亦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弒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為貶亦去天之義也按秦人歸襚事閔六年其晚可知不待譏而自明者也宰咺書來不及事已見與此比失禮者輕也故不必去天凡凡起吳楚稱王不能正而上繫於天義也文果無天當譏文爾無繇彼及周天子天于錫所不當錫含賵所不當含賵遲會葬比失禮去天以示譏王稱與文之無天何貶天子使宰渠伯糾下聘無王之人亦宜去天又何為去二時以示貶也劉氏所駮未為謹
允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疏〕通義云不月者自殽之役後春秋遂以狄道斥秦故略之使與吳入州來同例也鄀者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鄀大事表云鄀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鄀城鄀本在秦楚界上爲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人戍以爭之不克遂徙之南郡鄀縣爲附庸即今地也縣入楚爲邑定六年後避吳北去徙都于此仍名郢謂之鄀郢傳所謂遷郢于鄀是也又云今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有丹水故城爲舊都國地居秦楚之界秦滅之不能有後入楚

秋楚人滅六〔疏〕杜云六國今廬江六縣大事表云在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水經注沘水篇沘水又西北逕六安故城西縣故咎繇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地理志六安國六下云故國臯陶後偃姓爲楚所滅一統志六縣故城在六安州北舊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疏〕舊疏云正本作辛字經義雜記云辛字譌當作丵說文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凡丵之屬皆从丵讀若浞業大版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蒼許男本名丵因此字經傳少見學

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𦍒也包

氏愼言云十月書甲申月之十九日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七終

子汝棻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六年
盡八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疏】杜云行父季友孫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無佚佚生行父是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讙卒【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乙亥月之十四日按當十五日左氏穀梁讙作驩國語晉語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讙驩通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疏】注書遂至禮也○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三年冬公如晉是數如晉也○注禮諸至會葬○王制疏引異義云諸侯自相

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會大夫共卿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駮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衞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通義云諸侯之喪當使下大夫會葬時尊晉故上卿往非禮也內會葬鄰國多矣其非卿行則使者不書明使卿書者譏也義亦通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疏）穀梁作狐夜姑按左傳昭二十五年申夜姑釋文夜本或射音夜又音亦列子黃帝篇列姑射山釋文射音夜莊子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釋文射徐音夜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注）據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此非同姓恐見及（疏）注據蔡至見及○事在襄二十年舊疏云彼謂履是燮之同姓言恐禍及己而出奔此非同姓而亦奔故難之通義云問射姑與處父同罪耶抑他

故也射姑殺也注以非恐見及知其殺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注自上言泄下曰漏疏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繁露王道云親乎漏言知君臣之道絕○注自上泄下曰漏○各本自作目依宋本正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注謂作中軍大夫疏穀梁傳射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按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狄後無晉狄戰事左傳云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注易以趙盾為帥左氏無漏言事直以陽子易之故致射姑之怨殺也○注謂作中軍大夫○僖二十七年左傳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是晉以中軍大夫為將之首故晉自文襄而後執政者皆中軍大夫也郤穀卒先軫將中軍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十卿先軫郤溱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父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先且居代之見三十三年上年先且居卒故謀代且居將者焉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

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注 明君漏言殺之當坐殺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疏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曰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注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又曰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射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三傳敘陽處父阻孤夜姑事言各殊公穀俱以爲漏言也通義云廢者已命而罷之之辭時更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又云襄公歿乃刺之以報其宿怨也○注明君至殺也○范云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偁君以殺舊疏云襄公當坐則例去其葬而上文經書葬襄公者蓋別葬訖乃別殺不得追去葬是以穀梁傳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是也然則此傳雖連言之仍不妨殺之在葬後是以經書葬在殺前矣按陽處父之殺殺之者射姑也罪坐所由故坐襄公以殺大夫究與襄公親殺無罪大夫異故不去葬也舊疏迂回○注易曰至害成○易繫辭上傳文彼傳又云是故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舊

疏引鄭注云幾微也密靜也言不慎於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疏包氏慎言云于歷閏餘十七不盈閏法當在七年之四月時歷官於此年歲終置閏故特書其失傳云天無是月也言天之無此閏月亦譏時史之謬非僅謂閏月之不當告朔也左傳釋文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不云不視朔而云不告月則公羊之義優矣古月令以中氣為定故明堂陰陽經皆無閏月之政惟曲臺記止云闔門左扉不著聽朔之文以閏無中氣應行之政統此前月布之也故視餘分閏位為正統宜其為國師嘉新公矣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

業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而朝〔疏〕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注禮諸至受之○周禮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禮記月令云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禮記玉藻云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又說諸侯之禮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引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

月祭之是也然則諸侯之太廟猶天子之明堂也周禮之朔享即祭法之月祭即春秋之朝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廟享嘗乃止則天子告朔于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朔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注比時至至也○校勘記云鄂本謹作愼此當是避宋諱所改猶許愼作許謹也使有司先告朔卽上注使大夫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者是也故下十六年注云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然則告朔之後於是朝廟以祭其先祖視朔以治其臣民也其禮則玉藻注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天子禮也其諸侯則當以特羊告太廟故論語八佾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也鄭又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益以朝廟與告朔同在一日又同一處故通以朝享該之也皇侃義疏云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于太廟是諸侯告朔朝廟同一處也所引禮或逸禮王居明堂禮又玉藻疏又云天子告朔以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云朝享之禮用虎彝雌彝太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我愛其禮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

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
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中侯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
禮以事天諸侯蒞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
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月令季秋月爲來歲受朔日
先鄭謂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者益以季秋行而期以仲
冬畢達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每歲一行行必於諸
侯之祖廟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
受是爲告朔若爲天子告之也諸侯既受告朔之命於是有
朝廟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當
以告朔之禮始也史記曆書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
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
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故禮運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自幽厲
始又曰吾舍魯何適矣謂魯秉周禮遂行厤官故漢書藝文
志有夏殷周魯厤十四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律厤志
而以春秋術共術以前之年所謂魯厤即春秋之厤也魯既
有厤故能行告朔之禮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至文
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文公始不視朔當
是春秋先師所傳而公羊述之非能虛造也○注受於至事
死○御覽引白虎通云諸侯以月旦告朔于廟何緣生以事
死故國君月朔朝廟行神受政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
月告朔朝廟以告朔朝廟爲一禮而以左氏分爲二左傳疏

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按孔疏據鄭駁異義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皆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故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按何氏明云先告朔則亦以告朔與朝廟爲二也詩周頌烈文序正義云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追享者追祭遷廟之祖以事有所禱請非即攻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廟皆月祭之是其事也○注親在至鬼神○禮記曲禮云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省問其安否何如彼疏引熊氏云晨省者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故文王世子禮有朝于王季日三文也所謂朝朝莫夕也親死始則朝夕奠繼則虞祭卒哭祭由數而疏鬼神之莫敢渫也

曷爲不告朔注据具月也疏○注据具月也○校勘記云鄂本具作俱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注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皆疊是月二字此脫穀梁傳曰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爲其積分而成月故天無是月也玉藻注云閏月非常月也卽用此傳○注所在至政也○通義云非年年常有之月也十二月各有其政著于明堂月令閏月非常月則無常政故須朔不及也須朔不及則告朔亦不及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朝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加猶

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注朝者至加猶○杜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杜以左氏以閏月不告月爲非禮故如此解穀梁傳曰猶之辭爲言可以已也注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旣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蓋旣無朔政可視則朝廟亦可已二傳義同○注不言至禮也○解不告月義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也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引此經及論語周禮明告朔與朝廟祭異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先朝廟當後與許異爾御覽引異義古左

氏說於棄時政也下又云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聚殘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猶朝譏之是也按自故閏月下當別是公穀說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大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正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於今文春秋也○注不言至可知○下十六年云公四不視朔書公此不言故解之

七年春公伐邾婁

三月甲戌取須朐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甲戌月之十七日於麻當爲二月之十七日麻官於上年置閏故在三月須朐左氏穀梁作須句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叢也疏注据取叢也○舊疏云考諸傳本叢皆作闕字是以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者何邾婁之邑也若作叢字即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婁取叢文承日月之下而將取邑不日據之非其義也且按彼叢字多作鄒字耳校勘記云此當從舊本作闕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匿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疏隱十年注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此非大惡爲匿盟深諱故爲內辭若公伐邾婁與取邾婁與取須朐爲二事也○注內再至日也○舊疏云即隱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云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是也○注今此至邑故○舊疏云舊本故下有知字衍也今此至人然作一句讀下注乃申明所以深諱故也匿盟在下文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匿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是也并爲取邑故蓋何氏以意言之通義云謹案內再取須朐尤失正當諱故特爲諱辭按上

取須朐在僖二十二年此閱十數年又非一世事無為示譏也孔氏本穀梁為說

遂城邿注主書者甚其生事用極師衆疏杜云邿魯邑卞縣南有邿城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水經注泗水篇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水出二邑之間而逕邿城北春秋文七年遂城邿是也一統志邿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注主書至師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注因伐邾之師故為甚其生事困衆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以證上三月甲戌取須朐為內辭猶成降書師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書葬者坐殺大夫也不日者內娶略疏左氏釋文王臣本或作壬臣穀梁作王臣左氏定四年傳宋王臣釋文本或作壬史記宋世家作王臣古王壬形近易譌○注不書至大夫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是也○注不日者內娶略○舊疏云正決僖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書日故也通義云宋成公也成公共公卒皆不日此又不葬而二君之卒國內皆有大夫爭殺之事實由生失其政沒乃致亂故罪而略之焉

宋人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注據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據宋至山名見成十五年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故使無大夫疏傳二十五年傳文同彼注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其大夫名正其義也復發傳者舊疏云恐大夫不書名更有他義故明之其有他[illegible]者即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云何以不名衆殺之之稱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公羊家以為內娶之妃黨左氏則公族也然考泓之戰有大司馬固又有司馬子魚又魚氏世為左師豈大司馬公之孤而左師兼司馬耶固即此文之公孫固也六卿外又有大夫公孫鄭未知何官故宋世家諫泓者即子魚非固也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世家云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年表又以杵臼為襄公子與今左傳絕不合則殺人者既無主名所殺者又無主名以意逆之宋存殷道祖免而外昏姻可通或更有異姓在國昭公將去群公子者欲偏留其妃黨弗勝而反為所殺耳按劉氏之說亦或可通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疏包氏愼言云戊子四月之二日於麻為閏四月二日左傳僖二十四年晉公子濟河圍令狐即此大事表云關駒曰令狐即猗氏也今蒲州府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城

晉先

眜以師奔秦（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眜誤眜下同段玉裁云从目是也左氏穀梁作先蔑右蔑眜音義同隱元年盟于眜二傳作蔑是也二傳無以師二字

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注）據秦師敗績（疏）注據秦師敗績○即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是也敵也（注）俱無勝負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注）據奔無出文知先眛也（疏）注據無出文○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屬是也此注當在此晉先眛也下正以若書出即是由國而出此不然故知即在師之先眛也貶曷爲貶（注）據新築之戰衛孫良夫敗績不貶（疏）注據新至不貶○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良夫不貶稱人是也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注）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起其以師外也本所以懷持二心者其告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不起者敵而外事可知也（疏）穀梁傳曰穀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左氏穀梁經作晉先蔑奔

秦襄以師二字公羊經有之故傳作以師外解按公羊經以師二字疑亦衍文如經有以師傳不能無問若有以師傳不必贅言以師外也傳以師外釋外字經乃誤衍耳○注懷持至誅也○包氏愼言云以師外是秉衆以出在外未反也貶而稱人絕之使同微者注云懷持二心有功則反無功則以持師出奔本所以懷持二心者亦由晉侯要以無功當誅也以君之有所要欲歸不得歸故寬誅其罪而絕之一人之奔同於匹夫與挾衆者異科通義云左氏經無以師又其傳云敗秦師于令狐經無敗文亦不可得合時繇襄公卒太子夷皐幼晉人欲立文公之子雍使先眛請諸秦秦人以師納之眛返而趙盾更謀夷皐定位起師禦秦人于令狐時先眛將下軍自以本彼使逆雍內懷疑貳交綏而退遂率其下軍之士奔秦晉始謀立雍非正趙盾悔之是也而眛於大義私其身謀輒以師外故爲盾而貶眛昔子射于豐相之圃賁軍之將不與爲人臣者可不戒乎按何氏謂晉侯要以無功當誅宂別有所據孔氏又牽合左氏以說公羊故多牴牾○注不起至知也○舊疏云言所以不中作文起見晉侯要無功當誅之義者以其可知故也

何以不言出注據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疏注據楚至言出○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是也

遂在外也注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疏

穀梁傳曰不言出在外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按以左傳僖二十四年圍令狐考之則令狐當晉地且春秋時秦地不及河東也

狄侵我西鄙疏毛本狄誤秋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疏杜云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卽此是也紀要扈亭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

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注序次也據新城盟諸侯序趙盾名疏注據新至盾名○卽下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以下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是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親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

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

疏 校勘記云眹諸本同唐石經眹字鈌段玉裁云成二年作郤克眹眹魯衛之使字从目从失釋文眹音舜本又作眹丑乙反本又作眹音同今釋文眹亦誤眹眹誤眹○注以目通指曰眹○公羊問答云問此目通指曰眹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是也盧校釋文云眹音舜本又作眹丑乙反又大結反以目通指曰眹本又作眹音同字書云眹瞚也以忍反此即校勘記載段氏所據之本讀書叢錄成二年傳郤克眹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釋文眹音舜又作眹丑乙大結二反按玉篇眹同瞚五經文字眹音舜見春秋傳說文無眹字眹目不從正也與經注義不合眹當是旻字之譌說文旻舉目使人也从攴目火劣反旻作敗與眹字相近而譌按洪說是也亦謂之眴史記項羽本紀梁眴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斬守頭是也與言部誠字音義亦通故旻讀若颱也又按玉篇眹目動也以目通指也與瞚同莊子庚桑楚云終日視而目不瞚注目動曰瞚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亦與瞯通說文瞯目動也西京雜記陛賈曰瞯得酒亦與瞬通集韻瞬自動也列子湯問云紀昌學射于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又與眴通說文眴目搖也史記項羽本紀注眴動目私視之也亦以目通指之意而皆與丑乙大結二音無涉○注文公至之辭○上二年作僖公

主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
能是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又云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何以書
譏喪娶是喪娶也又云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何譏爾逆祀
也是逆祀也上春公伐邾婁取須朐是負利取邑也穀梁傳
其曰諸侯略之也注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
盟旣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屈
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正用何義意謂諱其不與故總言諸
侯使若諸侯都不可知也繁露玉杯云文公不能服喪不時
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
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與盟命大夫
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
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通義云時公後至未得序于會諸侯不肯復與公盟以晉本
盟主乃日趙盾進之使獨與公盟內諱盟大夫故稱諸侯于
上而以不序起其事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後至亦非大
惡諸侯何至不序于會而春秋爲之深諱也○注不日至文
也○舊疏云正以不日爲信辭也通義云
不日者不信明也按此後不見不信文

冬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今自
先犯文對事遲可以起同惡莒在下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

罪再狄者明爲莒狄之爾徐先狄在僖十五年疏注謂之至同惡○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是也二王後爲先聖法度所存前共滅之今復相犯故書以起同惡○注莒在至徐也○舊疏云謂莒時被伐例不出主名是以無由狄之則何意以莒亦宜狄也文不合狄故狄徐即以狄莒也○注一罪至五年○僖十五年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是此爲再狄也故謂爲莒狄之

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戊申月之三十日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壬午月之五日按當四日下乙酉當七日丙戌當爲八日通義云文襄既沒晉鮮令主雖世長夏盟春秋未嘗與其伯也故自是盟多書

日不與信辭范云衡雍鄭地蓋以傳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上云晉欒枝入盟故也

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注四日不能再出不卒名者非一事再見也疏釋文于暴本又作曝左傳穀梁無伊字穀梁釋文云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左傳釋文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按左傳遂會伊雒之戎二傳文經無伊字省文也伊雒戎即僖十一年左傳所謂揚拒泉皋伊雒之戎也杜彼注云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揚拒泉皋皆戎邑伊闕北有泉亭大事表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前城即泉戎地然則伊雒戎凡近伊雒間者皆是包氏愼言云十月又書乙酉月之八日杜云暴鄭地沈氏欽韓云蓋暴辛公所封地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境○注四日至見也○舊疏云欲道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耳言彼是一事再見故得省文與此異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疏左氏穀梁至下有而字宣八年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据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此公羊經作不至復之明證而三傳釋文皆不言同異包氏愼言云十月又書丙戌月

之九

日

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還爾郎已行當道所至乃言復如至黃矣〔疏〕繁露玉杯云文公命大夫弗為使是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謂此○注安居至還爾○通義云君使臣至于不可使恥甚故諱言不至復使若有故而復之辭不舉所至者別于至黃實有疾也聽赦有所私女于莒道棄君命而往從之經但責其復未若慶父惡顯故加日起有罪按如公羊義則赦直未行耳經書復為內諱不可使往之恥孔氏謂道棄君命亦牽涉左傳事○注郎已至黃矣○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注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亦本此為說

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注〕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疏〕注正其至壅塞○壅釋文本作雍今亦作壅僖二十八年衛雍於勇反釋文凡音於勇者字皆作壅穀梁傳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注引雍曰受命而出無私留書如京

師以順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又曰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注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罪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是卽正其義意也包氏愼言云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難辭彼遂以有疾故言乃著重難此不言乃明無難也放罪重于遂故何氏彼注云放當誅遂當絕誅絕之所以判輕重者疏云誅者罪累家也絕則絕其身而已此但就違命一事大判言之其實誅之輕者比于責讓絕之重者極於宗祀滅絕輕重亦未有定其輕其重要當以所記爲斷耳何以不言出注據慶父言出奔疏注據慶至出奔○郎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是其事也遂在外也注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日者嫌放罪明則起君弱故諱使若無罪疏注諱使至者也○校勘記出外來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來作奔當據正通義云傳言在外明出境乃奔矣按實從外奔猶愈自內傳烏得云不可使往明尚未出境不令遂往放由此出奔當絕其大夫下有齊人脅我歸喪之事故深諱之也孔說未允○注日者至無罪○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彼注云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此放不受君命有罪而日者仍順諱義使若無罪者然也若書日見有罪則不可使往之恥起

嫖注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公如晉見上三年又上二年及晉處父盟注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是也公子遂公孫敖比出疑比出者上文公子遂會晉趙盾又會伊雒戎上六年公子遂如晉是公子遂比出也上元年公孫敖會晉侯又如齊二年公孫敖會宋公以下于垂斂五年又如晉上如莒涖盟是公孫敖比出也不可使勢奪于大夫則上公孫故如京師不至復傳不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繁露謂政逮大夫自文公始故云勢奪于大夫上二年注亦有祿去公室之說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注皆以官名舉言之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宋變司空爲司城者辟先君武公名也疏注天子至名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

功是皆三公官名也按左傳歷敘宋官有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六卿之名蓋有一孤於六卿擇而兼之與周官六卿與宋小異有冢宰宗伯無右師左師亦無三公與春秋不同也○注諸侯至官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有五小卿爲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小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孔子爲司空者小司空也由小司空爲大司寇也按昭四年左傳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夫子謂叔孫可知魯三卿位次矣襄十一年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此崔氏所本也魯成襄以前有藏氏後有叔氏見諸春秋蓋三桓之外又一卿不能悉禮也然則天子之官漢儒今古文家說不同諸侯則戴禮說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與何君說公羊同而周禮太宰亦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是各經說諸侯之官制無異也故論語鄉黨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大夫則卿也宋有六卿見左傳或以其王者之後官制得如天子何氏此注無六卿之說未知同於左傳否○注宋

變至名也○桓六年左傳曰宋以武公廢司空杜云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曷爲皆官舉〔注〕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疏〕○注據宋至官舉○見成十五年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故但舉官起其事也大夫相殺例皆時〔疏〕穀梁傳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注引何氏廢疾云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悖慢也傳例稱人以殺之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劉氏廢疾中何云君專殺大夫無德當文自見且宜稱國以殺不待以官舉也如傳例以爲有罪則禮云大夫強而君殺之之義也安得云殺爪牙之臣無道之甚乎君之卿佐皆爲股肱豈不爲司馬司城而誅之逐之乃得爲義乎故按穀梁說同左氏故杜云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按如左傳司城蕩意諸亦貴賊也有去道乎以爲貴之亦未允○注宋以至事也○校勘記出子哀奔亡云此本亡誤之今訂正鄂本哀奔二字及下起其二字

皆空缺按子哀來奔見下十四年通義云等不名前不官舉者彼直一事耳此殺與奔各一人若云宋人殺其大夫宋大夫來奔則漫無區別不成爲文故以其官識之○注大夫至皆時○舊疏云正以此經及下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殺之屬皆不別書日月故也知彼是大夫相殺之經者正以下十六年傳云大夫相殺稱人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八終

子汝棻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九年盡十一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注）据南季稱使（疏）注据南季稱使○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當喪未君也（注）時王新有三年喪（疏）上八年八月天王崩故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注）据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疏）通義云有事於四方未可稱王命以使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注）俱繼體其禮不得異（疏）注俱繼至得異○白虎通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

明爲繼體君也曲禮疏云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卽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卽嫡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卽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爲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卽位是遭喪明年爲元年正月卽位也又云天子踰年卽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稱子亦無以天子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注各信恩於其下疏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曲禮疏云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又云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崩殯後未踰年稱余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坊記云未殁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没猶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通義云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所謂三年稱子春秋之制也據經曰公卽位則王者有踰年卽位之禮亦可以推據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以絕正其義則魯不三年稱子於其封內者失可知矣此傳者善言春秋能因其所見達之於所不見董仲舒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

經也按春秋書宋子衛子是即諸侯稱子之證○注名信恩於其下○傳文信首伸繁露玉杯云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則繼體以繫民臣之心疏莊三十二年傳云踰年稱公故据以難之繁露玉杯云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相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通義云雖民臣之心不欲一日無君然奪先君之末年改今君之元死其義則不可也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者由臣民言之曰吾君之子也而名正位定矣由孝子言之曰吾父之子也是以不踐阼不主與三年之內常若父存○注故君至之心○白虎通爵篇云父存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殁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何即尊之漸也又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

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推此以言諸侯亦同不可曠年無君注故踰年稱公疏注故踰年稱公。白虎通爵篇云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又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君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先君之薨不踰何月踰年正月皆即位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注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子張曰書云高宗涼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疏注孝子至稱子。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君不敢貪至尊也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謂稱王統事發

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
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
喪乃即位統事踐阼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
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
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又
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
即位是三年後然後稱爵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三年後受
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
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即位四月丁巳葬儀禮經傳通解
續引于書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
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
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
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以民臣之義
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
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
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子張至三年○論語憲
問篇文校勘記云鄂本諒作諒釋文作涼音亮後漢書引彼
注云諒闇凶廬也詩疏引鄭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
梁闇廬也禮記喪服四制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書
禪傳考異曰漢五行志作京陰大傳作梁闇按今論語作諒
陰今書無逸作亮陰蓋梁諒涼亮諒及闇與陰皆音義通鄭
注書伏生書傳皆作凶廬解蓋今文說也此作諒闇所引當

是魯論古文宜作諒或作亮左疏引馬氏論語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孔注論語亦云諒信也陰默也皆古論語說也夫既云信默又云不言語義重複諒闇者惠士奇禮說引葛洪變除云子爲父三月既葬草廬內納廬則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椽於東墉下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以短柱拄起此橫梁之著地者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障用泥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木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拄起梁又立小障以避風因事轉輕劉氏論語正義云古之閉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俺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誄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而何闇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倚廬不塗既葬塗之塗近於堊釋名堊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斲墍爲之蓋杜楣倚壁爲一偏壘墍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壘之加堊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書大傳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又云喪禮不言者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爲士民喪服四制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垢而已則天子諸侯有臣不言而喪事得行者喪事亦不言則其餘不言可知劉氏寶楠曰冢宰聽治其證有可考者孟子厶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冢宰攝政也其後如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嫌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若武王初崩成王無論能親政與否而諒闇之制正在不言周公居冢宰禮宜攝政流言奚自來哉可謂允當不易之論白虎通又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劉氏又云邦治掌於冢宰因喪攝政凡事皆聽可知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隘矣今本論語聽下無有於字與檀弓同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亦無於字此引書云者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據喪服四制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尚書成語非鞠截明逸篇文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繫之高宗云鄭注名篇在尚書然則亦非無佚語高宗篇當是佚尚書若然孟子滕文公篇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者其時三年之喪且久不行安得尚有三年不言之禮文公五月不命戒已爲近古不得以三代盛時禮繩之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疏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

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說苑貴德篇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穀梁傳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注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然則是

王者與注據未稱王曰非也疏通義云未稱王也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疏通義云問未稱王則曷爲以王者無求之義責之按當作一句讀俞氏樾云王者字不當疊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疊王者字義不可通曰是子也注雖名爲三年稱子者其實非唯繼父之位疏注雖名至之位○禮記中庸疏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俗本禮記注有引此作子是者誤何意以雖三年內稱子其實非但繼父位即與王同當守文王之法度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注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疏注引文至法度○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受命十年然後稱王乃

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詩大雅文王序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疏引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是皆文王受命制法度事也按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是子也云云彼疏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隱元年傳亦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通義云是子繼父之體而上本文王言之者正體於上又將所傳重也諸侯不奉王法無以守其國王者不奉祖法無以守天下故春秋以文王之正月正天道以文王之法度正人事

夫人姜氏如齊注奔父母之喪也不言奔喪者尊內辭不言朝聘也故以致起得禮也書者大夫家危重言如齊者大夫繫

國疏注奔父至喪也○禮記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越境也或爲越疆白虎通喪服云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葢謂娶於諸侯者夫人奔喪君則視凡鄰君加厚鄰國之君本有會葬禮也雜記又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皆如奔喪禮然注云女子子不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側階謂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此謂婦人奔喪儀節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出曰如某反曰至自某此非小君之禮也儼然諸侯矣然則奔喪禮與禮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此本春秋而爲之說文公夫人奔喪春秋書如書至皆從諸侯之禮故父母之國待之亦若諸侯然然則告廟而行告廟而反君夫人奔喪之禮當然按鄭禮記注云夫人車服主國致禮皆如諸侯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注不言至聘也○隱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故奔喪不書○注故以至禮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夫人違禮而出會者皆不致唯此文書至故莊元年注云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致文見下○注書者至危重○舊疏云夫人奔喪禮既許之則是常事而書之者此夫人所適乃是大夫之家卑於夫人有不制之義而危重之是以書也按今文春秋說諸侯夫人似無歸甯之道義且莊二十七年今奔喪大夫家故危重也

○注言如京繫國○疏上四年逆婦姜于齊注不言如齊者大夫無國也不同者上四年經云逆婦姜于齊逆至共文但言于齊則如娶于大夫故不得言如齊正由其非大夫所有也此大夫人奔喪不言如齊則文不可施君不行使于大夫故又不可言如某氏是以書如齊以見大夫繫國也且上經既從略以示娶于大夫此不嫌非大夫也上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蓋亦大夫繫國之義故亦書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疏〕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此書葬故難之通義云據平惠定靈不書葬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丑月之二十五日

不及時書〔疏〕宣二年十月天王崩三年正月葬匡王襄元年九月天王崩二年正月葬簡王昭二十二年四月天王崩六月葬景王皆不及時也

過時書〔注〕重錄失時〔疏〕桓十五年三月天王崩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過時書也○注重錄失時○舊疏云以天下共葬一人而不如禮故重錄之刺其失時也

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

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日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恩錄之所以甚責內（疏）注謂使至會之○白虎通崩薨云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無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矣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奔喪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葬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來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者故此惡文公不自往也通義云此主書與獻六羽同意我有往者猶可言也我無往者不可言也又以我無往者惡重不待譏使卿會葬疑若得禮而重譏之故禮之爲用在於別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鄭君之聞也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是尊卑異者也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廣森按越紼奔喪傳無明文亦似說公羊者失之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奔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未久也按白虎通崩薨篇又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此據隱三年傳說諸侯之禮最詳故何氏彼注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於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崩為魯主此諸侯奔喪之證何氏亦云越紼奔喪蓋有所受之矣白虎通又云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彼疏引鄭元以為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明以諸侯有奔喪之禮故鄭駁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還其傳也書顧命記成王之喪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蓋因奔喪而朝見新王也禮記檀弓云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此各經諸侯奔喪之證也○注日者至責內○舊疏云正以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之屬不日故也言襄王如禮者即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

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諸侯會葬傳有明文此年傳但云莊叔如周葬襄王不舉例者正以五年有榮叔之含賵召伯之會葬信使交錯其待諸侯之禮降且渥如是經書此遙遙相對其失禮無疑矣且以天子之喪而勤士求金求者固非而藩衛之義惟知有伯主不知有天于不愈顯侯國之怠慢乎以求金之來而如京師共葬雖遣一得臣亦非本意按穀梁傳云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志葬危不得葬也曰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注不得備禮葬又云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明時皆不會葬故天子之葬不得備禮此有往者書以張義責魯因以責諸侯春秋內魯故注但言責內也暢疏云傳稱不志葬者據治平之日正法言之也是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疏通義云時先都士穀等作亂晉討殺之而不稱國者蓋以靈公冲稚趙盾當國大夫專殺春秋疾之故從大夫相殺稱人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注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疏注出獨至子辭○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夫人出因奔喪得禮故與臣子辭書致也○注月者至至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夫人當與君同此月故解之舊疏云獨行無制恐

有非禮之惡故曰危重也言從始至例者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注其日何難也與公有約然後入彼始至書日故解之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疏通義云殺稱及者相累連及之辭其不稱及者同罪也左疏引賈云箕鄭稱及非首謀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按左傳所載皆作亂當誅書及皆累者蓋同罪之辭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震者何動地也注動者震之故傳先言動者謂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九月無癸酉十月朔日也或時歷官誤置閏而此年閏在九月

前則癸酉即九月朔日矣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有地震左疏引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注動者至人也○注申傳義以有動之者而地動即周語所云也通義云地動自動也動地有動之者也大氣動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伏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何以書記異也（注）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爲陽行是時魯文公受制於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星孛之萌自此而作故下與北斗之變所感同也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

（疏）注天動至常也○易繫辭傳上動靜有常剛柔斷矣韓云剛動而柔止也疏天陽爲動地陰爲靜各有常度故乾之象曰乾道變化坤之卦辭曰安貞吉也亦動靜義也○注地動至陽行○國語周語云伯陽父曰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應劭漢書注云失其所失其道也塡陰爲陰所塡不得升也漢書五行志云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邱陵涌水出益凡震皆陰行陽事也故穀梁傳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

謹而日之也注引穀梁說曰大臣盜將動有所變明陰不宜盛而動也○注是時至同也○穀梁疏引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爲陽行專政之所致卽此注文制公子遂也齊晉失道者謂齊商人晉趙盾弑君事四方叛德者如宋弑君杵臼莒弑君庶其齊又弑商人楚爭中國之屬北斗之變見下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所感同者彼注云齊晉並爭吳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弑其君而立之應也五行志云文公九年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殁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子將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注不傳至可知○舊疏云僖十四年沙鹿崩傳云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今此地震爲內錄之內爲新王大下明矣故言不傳天下異者從王內錄可知通義云不傳天下異者時獨魯境內地震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言地震者皆振魯書也按孔說是也外震不書尊內也兼及齊晉四方者假以張義震不言何在此統言地震故亦得爲四方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疏】釋文椒一本作菽按秋聲叔聲古音同部穀梁傳作萩漢書古今人表楚湫舉師古曰卽椒舉也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人文
公所聞世見升平法內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
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與大夫者本大國【疏】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
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通義云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始發
傳者屈完不稱使宜申稱使而其君稱人君臣之辭未醇此
始因其能慕聘來聘遂與君臣之辭同於中國也商臣弑父
而得備于以使者其罪惡因不得貶絕而自見○注入文至
狄也○校勘記出見升平法云諸本同解云言見治升平者
升進也見下當有治字釋文出見升二字則陸本與此同入
文云所聞世者舊疏引春秋說云文宣成襄此所聞之世是
也隱元年注云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對
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爲升平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
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
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下語亦斥所
聞世言也彼注云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
得殊也至於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謂莊王此
爲修禮接內故亦不得見殊也○注屈完至正也○僖四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
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信使若得其

君以酯伯德成王事也又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此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證彼在所傳聞世不合見大夫書之者以起齊桓晉文霸事故也彼皆別有主書故雖此為始與內接得其正也○注聘而至大國○舊疏云等是夷狄而舒楚之屬皆無大夫而楚得有大夫者正以本是大國故入所聞之世於是見法矣

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注據屈完氏疏注據屈完氏○即僖四年書楚屈完是也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質薄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疏校勘記云浦鏜云壹誤一按唐石經諸本皆作一○注許與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莊子大宗師瞻明聞之聶許釋文引李注許與也又徐無鬼云夫神者不自許也釋文引司馬注許與也說文言部許聽也引申之為與隱二年左傳注引許作與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古人引經多有此例如史記載何書史公每以解釋之字易經文卽此義也按作與不可通當仍何注意作與解為是彼疏云制禦戎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亦强為之解○注足其至以漸○校勘記出貴之云鄂本貴作責此誤言若卽足之與以氏則臨同中國當以中國禮義責之矣卒讀如猝恐夷狄質薄不得猝然備責也故以漸進之通

義云當進之以漸不就其一事遽盈量而與是也繁露觀德云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謂此與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稱子也二傳皆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之語彼以賢而不字張義此以名而不氏張義意同而取義微異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疏左傳作隧誤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纂圖本毛本隧作襚石經此處闕穆文亦作襚云衣被曰襚說文作税云贈終者衣被曰税以此襚爲衣死人衣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疏上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傳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彼譏其一人兼二事此譏其一人襚二人也與隱元年譏宰咺兼之同義○注禮主至尊卑○一本有主作王者誤依宋本閩本正左疏引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兩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之曰若以爲緩接禮傷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劉氏評云襚施於死者弔施於生者鄭不足爲難也又上五年穀梁傳注引廢疾云五年傳曰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來不言鄭釋之曰秦自敗于殽與晉爲仇兵無休息乃如免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劉氏難曰四年大人風氏薨秦晉未聞交兵也且因襲武而廢禮其可議尤甚安

得原情不責則此書來兼譏不及事矣曷爲不言及成風注據及者別公夫人
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
公疏注據及至文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如齊亦不言及者彼爲外
夫人故也○注連成至僖公○傳若但問曷爲不言及嫌欲
上成風使及僖公故連及成風問如直問成風尊僖公卑體
當絕也通義云穀梁以爲僖公之成風非也且又推之以爲
惠公仲子亦惠公之母若然設母必以其子氏者今僖若在
何以稱之成風尊也注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
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疏注不可至尊也○通義云僖公
成風兩言之者尊卑自絕若言及成風則是以卑及尊文不
可施也仲子以微不言及成風以尊不言及春秋之言豈可
以一端盡之哉○注母尊至繫子○漢書杜鄴傳匙聞陽尊
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
女雖貴猶爲其國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
子冊府元龜引梁何佟之議云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
仰繫于夫則當俯繫于子釋名釋長幼云女如也婦人外成
如人也故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禮記郊

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成風序在下也通義云所以子序母上者直爲僖公先薨禭辭亦先致之故耳則是春秋但順當時致辭序耳無義例矣孔氏故與何氏立異忘其違經義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辛卯月之二十二日隱元年注所聞世無罪者日錄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疏】注謂之至狄之○毛本脫猶字傳三十三年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義與此同通義云復稱國者秦晉搆怨起於襄鄭秦爲罪首自是二國交刃相仍無已要互有曲直不可專責秦伯但郇殽之役及此見始終狄之而已方將善其能變故於此抑見其罪以深起下稱伯爲大善辭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不顯其咎不見其善惟狄之而旋貶之乃知君子之教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故能使負罪者不以終絕而自棄按令狐戰先眛奔秦皆見上七年

楚殺其大夫宜申疏杜云宜申子西也左疏載釋例云宜申不書氏賈氏以爲漏與得臣不書族同蓋夷楚故略其大夫氏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之所招疏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然則至七月不雨猶不爲旱矣然雖不必成災歷三時不雨亦足爲異故書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注公子至所招○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禭有炕陽之應

及蘇子盟于女栗疏杜云女栗地名闕通義云言及不言主名蓋內微者也知非公者天子之大夫視諸侯體敵得盟無取諱不言公也郝氏懿行說略云孰及之蓋大夫也大夫盟王臣翟泉已然矣何以知非設公也公不與大夫盟不諱與王臣盟也何諱焉出不書反不致非公可知杜云蘇子周卿士按僖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杜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書立政云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孔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成十一年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蘇忿生封于蘇其所都之地名溫故僖十年左傳狄滅溫蘇子奔衛也蓋王

復之爲歸或別封他
邑此蘇子其後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注晉恐故書刺微弱也疏左傳作厥貉杜古厥屈同部叚借字漢書古今人表厥黨童子師古曰郎闕黨童子也闕屈亦同部通義云莊侍郎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爲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麇子逃歸春秋一切不書主書蔡侯者甚惡蔡焉蔡同姓之長而世役于楚自絕諸夏商臣罪大惡極犬彘將不食其餘盍竊位以來諸侯尚未有與盟會者蔡莊侯首道以攫上國獨與同惡相濟同氣相求不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數十年之間若蔡侯者所謂用夷變夏者也廣森三復斯言誠春秋之微旨昔衛州吁弒君自立使公孫文仲平陳與宋及宋殤公陳桓公之身而馮弒佗篡之難作魯翬會之卒之弒隱者翬也子夏有言曰春秋之記臣弒君子弒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察於彼經曰衛州吁弒其君完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繼之曰壬辰公薨宋督弒其君與夷蔡人殺陳佗則知黨弒君之賊者其國必有亂臣觀於此經曰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楚子蔡侯次于屈貉又至於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則知黨弒父之

賊者其家必有逆子嗚呼國有風家有俗久聞習見風俗以成自羽素絲唯其所染履霜堅冰可不愼按莊侍郎語見春秋正辭莊孔二氏說可謂得春秋微言矣○注舜恐至弱也○按如左傳則宋鄭陳蔡皆附屬楚與舜相近故恐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疏）釋文說文作圈字林曰萬反二傳作麇讀書叢錄云說文麇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作麕傳寫者省鹿作囷通作圈昭元年楚子卷卒釋文左氏作麇卷又圈字之省校勘記云按玉篇圈懼兒切半也圈巨萬切邑名廣韻二十五願作圈邑名曰萬切誤也此當从說文作圈今說文圈養畜之閑也無圈字依陸氏則說文字林皆有圈字玉篇本之爲邑名止字何本公羊作圈字通借也葉本作曰萬反盧本從之不知曰乃誤字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麇亦作麏注不釋其地所在按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之麕左氏傳楚潘崇伐麕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麏在當陽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治鄖縣爲麇國地按傳楚子伐麇麇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爲麇之國都則麇遂滅矣防渚爲今鄖陽府房縣杜佑曰房陵即春秋時麇國地所謂防渚者也秦始皇徙趙王遷于房陵即此建安二十四年先主遣孟達攻房陵又使劉封自漢中乘沔水會達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降後孟達據房陵降魏黃權蜀咽喉蜀魏所必爭也又云十六年楚伐庸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則麇猶存蓋庸在上庸爲今竹山縣麇有錫穴

及防諸爲今之鄖縣房縣俱屬鄖陽府爲接壤屬滅而舉亦不復存矣今與陜西四川接界按廣韻二十阮圈又姓後漢末圈稱字幼舉撰陳留風俗傳圈氏本氏其國然則古有圈國國其邑楚子所伐者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疏史記注引服虔曰叔仲惠伯通義云叔彭生即傳所稱叔仲惠伯者也本叔牙仲子休之子因以叔仲連言非命氏之正故春秋絕止之按左傳作叔仲彭生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行字按禮記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蓋謂叔孫氏之仲也石經宋本左傳亦無仲字漢書五行志水經陰溝水注並引作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也左傳匡或作筐校勘記云石經宋本岳本筐作匡傳文同即襄三十年傳會郤成子于承筐之歲也是也杜云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水經陰溝水篇谷水首受渙水于襄邑東東經承匡城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圖稱云襄邑本襄陵承筐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縣西三十里有承匡城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包氏愼言云左氏襄三十年傳云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與食使之年曰臣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朔甲子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

成于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此所言據夏正也于周爲三月李淳風注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是年周天正朔亦爲乙丑月小殷地正朔甲午月大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甲午月之四日杜云鹹魯地大事表云續漢志濮陽縣春秋時有鹹城濮水之北當在今曹州府曹縣境齊氏召南云杜預言魯地以與於僖十三年齊桓會諸侯之鹹也續漢志東郡濮陽縣有鹹城或曰古鹹國與僖十三年同一鹹非別地

狄者何【注】以月嫌夷狄不能偏戰故問也【疏】注以日至問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偏戰日詐戰月夷狄不能偏戰今而書日故執不知問通義云以所聞之世敗狄不月而今乃日知非常狄故問之按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傳聞世也亦不月何氏無此例但從略爾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

注蓋長百尺○舊疏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喜是時初併六國以為瑞乃收天下兵器鑄作銅人十二象之是也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按穀梁傳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云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九畝五丈四尺兵車之軾高三尺二寸是其所說長短不同彼疏引春秋考異郵云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為君蓋何氏所本杜注左傳云蓋長三丈彼疏引魯語仲尼所云此十倍僬僥氏之長者故云蓋長三丈是左氏所說長短亦不同也左傳謂郎鄋瞞說文鄋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為防風氏殷為汪芒氏兼取內外傳為說魯語云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曰昔禹致羣臣于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故杜氏以為蓋亦以意言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史記孔子世家云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索隱云釐音僖按晉語司空季子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僖姓則長狄其黃帝後與齊語以汪芒氏之君為漆姓者古漆釐

同部得段借也方輿紀要鄋瞞在山東濟南府北境或云今
青州府高苑縣有廢臨濟城古狄邑即長狄所居韋注國語
封嵎二山在吳郡永安縣周世其國北遷爲長翟也說文
以此篆厠汳郡北地之下則許意謂其地在西北方矣 兄
弟三人 注 言相類如兄弟 疏 注言相至兄弟○穀梁傳亦云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注佚更也
明非同時兄弟故言相類故左傳敘鄋瞞伐齊在齊襄二年
晉獲焚如在滅潞三年也舊疏云別之三國不相援助是以
知其非親兄
弟者非也 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 注 不書者外異
也 疏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述春秋災異云長狄入三國師古
曰之齊榮如之魯僑如之晉焚如按左傳又有宋獲緣
斯衛獲簡如小顏止述齊魯晉用公羊義也○注不書至異
也○春秋有爲天下記異者僖十四年沙鹿崩之屬是也有
爲王者之後記異者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屬是
也外各國異皆不書詳內略外之義也故之齊之晉皆不書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 疏 左傳云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
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注
榮如焚
如之弟 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 注 經言敗狄不明故復云
爾 疏 左傳云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杜云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

故詳其慮○注經言至云爾○下方欲明殺一人言敗之義故此傳逆詳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疏左傳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事在宣十五年於晉爲景公六年據左傳榮如爲焚如之弟榮如死於魯桓十六年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既長且壽可謂異極故何氏以爲相類如兄弟也穀梁亦云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其言敗何注据敗者內戰文非殺一人也疏注据敗至人也○舊疏云春秋之義內魯爲王王於諸侯無敵之義但當言戰戰則是內敗之文言敗某師則是內戰之文今敢其一人而言敗狄于鹹作內戰之經故難之大之也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疏注長狄至言敗○舊疏云正以各之一國故也雖非兄弟若不爲君羣行亦得郎長人十二見於臨洮是也按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注言其力足以敵衆又云瓦石不能害注肌膚堅剛瓦石打擿不能虧損故云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也其日何注据日而言敗與公子友敗莒師于犂同非殺一人文疏注据日至人文○校勘記云鄂本無于犂非也

按釋文出于犂二字卽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獲莒挐是也彼傳云季子待之以偏戰故彼亦日也然則公子友與莒挐戰亦二人相敵蓋用穀梁屏左右而相搏事故云同非殺一人文也 大之也注如結日大戰疏注如結日大戰○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僖元年注莒人可怨而能結日偏戰是其不加暴之義故繁露竹林云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也 其地何大之也注如大戰故地疏注如大戰故地○如戰于城濮戰于邲之屬也隱元年傳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故此亦書地爲信辭以大之通義云使如結日地期大戰是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晉成就周道之封齊晉霸尊周室之後長狄之操無羽翮之助別之三國皆欲爲君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疏通義云長狄本漆姓防風氏之後昔禹戮其君骨節專車至周時號爲大人之國居大荒之東徑阻負耙忽爾佚宕中國非聞見所及故以記異言之左傳疏云如此傳文長狄有種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數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命守

封禺之山賜之以漆爲姓則是世爲國主綿歷四代安得更
無支屬唯有四人且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
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
之生産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按唯其如此故謂之異穀梁
亦備詳其異仲遠之疑殊可不必○注魯晉成至狄行○舊疏
云正以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意封于魯晉文齊桓皆王諸侯
尊事天子此是齊晉之君子孫故云爾然若如左傳則齊事
在桓前也蓋何氏所据不與左傳同校勘記出輔佐云鄂本
宋本閩監本同毛本改輔助非也翮猶羽翼謂輔佐也說
文羽部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从羽鬲聲繫傳按史舍舡人
曰鳥所恃者六翮也是也書皋陶謨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古
多段羽翼喻輔臣也穀梁疏引考異郵云長狄兄弟三人各
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漢書
五行志云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天
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
篡弒之禍近下人代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
屬臝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
人代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
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取義大同論衡異虛云
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注事以至
指一○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
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

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故此亦記其三以志異○注故自至四十○舊疏云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於哀十四年止弑君二十七國二十四知此注誤宜云弑君二二十也乃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弑君又十八亡國四十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又云其弑君二十郎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獆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爲巢人所弑二十六年衞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陳招殺偃師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十三年公子比弑其君虔棄疾殺比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三年吳殺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殺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陳乞弑其君舍之屬是也其滅國二十四者宣八年楚滅舒蓼十二年楚滅蕭十五年晉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滅萊十年遂滅偪陽十三年取詩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遂滅厲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十七年晉滅賁渾氏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楹滅二十四年吳滅巢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頓十四年楚滅胡哀

八年宋滅曹之屬是也按何氏雖言宣成以往不必定至宣世始應此䢖如齊宋莒魯皆在應內春秋雖止於哀十四年春而陳恆弒君亦應在內天人之應同也下十六年之楚滅蕭亦應入數舊疏未免太泥又舊疏所數吳子謁弒于巢楚子虔殺蔡侯吳殺胡子髡沈子楹皆爲外所殺亦不列諸臣弒君之科成十八年晉弒君州蒲又鄭伯髡原卒于操亦弒見襄七年何皆不數昭元年楚子卷卒左傳以爲弒公羊雖無傳然何氏於公子比出奔晉下注云避內難則與左亦同其滅國數胡子髡沈子楹尤誤彼經滅者君死於位之稱非國被滅亦不合其吳滅楚當列入春秋後如楚滅陳越滅吳皆去獲麟不遠亦宜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九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莘校字